

漢書門類  
二四八  
一〇一  
一册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二四八  
一〇一  
一册架函號類

史評  
一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88
冊數	1( 1)
函號	297 167

297-16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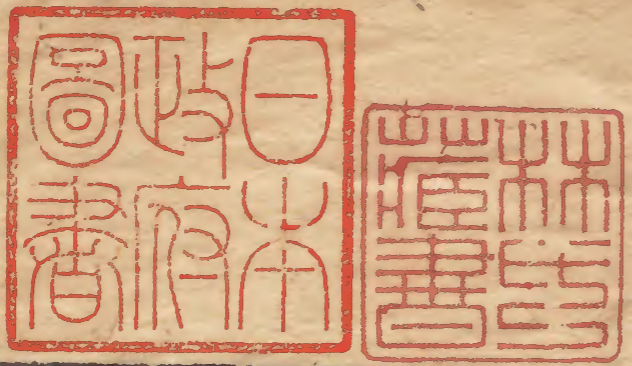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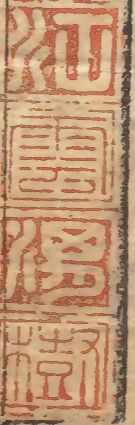






言史慎餘序

淺草文庫



君子讀史書充多識疑固闕如矣厚信者宜閑肆諸  
言褒貶行焉以懲以勸而又慎乎何居夫文王事殷  
太史公猶謂陰行善季札見舞象亦云美哉有憾惟  
吾夫子贊曰至德微箕比干時必有優劣之者而直  
斷曰三仁至看止之弑則不少貸漆洧之惠通國之  
毀非孟子何以別之一言折衷千古斷案建樛屈之  
本為測景之表欲度數遠近淺深不忒難矣故本之

文



卓識持之鈞衡虛明兼至而材藻力量又足勝之然  
後伸縮班馬辟易晬壽輪古今而下上譏評或以片  
語決底裏或一事之忽可槩其平生簞食豆羹因微  
而著分香賣履欲蓋而彰使九原有知判然赧雪如  
曲直堂下人竟日難辨畢辭遂白斯乃運咫尺之管  
而游移之所如不合鮮矣否則義非指南文殊禁鑿  
挾鬼燐些言太陽割綿繪以疵綺縠若楊億醜詆張洎  
今孤直遺落真卿固宜君子有無窮受屈之論也言

焉得而不慎哉細林楊公誦法孔孟者也軒翔醞藉  
寄經子府索丘大賈之肆益索以有與觀射父推重  
黎之原左史倚相貫墳典之祕相頡頏諸史自三皇  
訖元餘力屢多誦其說如出乎其時探其指如卽乎  
其人尊聞迪智以濟公恕之心加之出語豪宕筆端  
膚寸腴於膏潤威於鈇鉞如發崇侯伍員之隱察廣  
國野王之異姜維志在漢室司馬孚非魏純臣皇甫  
謐不就新徵慕容垂一心宗國合董公洪客之謀原



宗元禹錫之罪誅遺奸闡潛德公是公非使人讀之  
如別黑白而析毫芒如寤於熟寐而曉於厚夜固非  
飾轅澤鞭之爲者蓋其平居遜敏思而得之錄而存  
之屬蓼忱單精力數載于茲矣雖遭回祿之變萬軸  
一燼此篇挺出烈焰中顛末無恙却鼎數粹鬼神實  
呵護之曾之靈光巋然獨存豈非有相之道乎哉細  
林公務蒞邑持以示余力疾披閱神爽飛快唯恐易  
盡恍若沉疴殊體所謂已瘡愈頭風者欲効賈胡割

腹藏之而未能也昔蔡邕得論衡其友索之帳中屬  
曰唯可與君共之孔融見易註嘆曰東南之美非徒  
會稽竹箭今論衡易註如昨也試一校之當有涇渭  
者矣故玄酒醴薦味雖云至而山珍海錯之奇知味  
者不忍廢非貴異也必有是而後盡味之變以諧諸  
口言關世教則傳篤實藝書天下可少此乎吁文章  
與政通觀鳳一羽而占九苞之全細林之政知令終  
矣慎之用大矣哉



嘉靖丙午長至松溪岵峯葉逢陽叙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r illustrations.

言史慎餘第一冊

華亭楊樞運之著

張體中校

門人延平

胡庭椿錄

顛項高辛唐虞三代以至於秦皆黃帝之後其統緒  
世代有足徵者故史記自黃帝始若網之有綱焉  
此所謂善叙事理者也

史記首叙黃帝事蓋據五帝德帝繫姓云且曰非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而司馬  
貞氏謂君臣之始不合全闕乃采集三皇本紀補



之補之似也。然大史公嘗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故擇其言尤雅者為本紀。則黃帝以前之文可知矣。太史公在漢初，已曰書闕有間，則在司馬貞時又可知矣。今貞所補若牛首蛇身、鍊石斷鼈之云，殊不雅馴。則太史公所棄不錄者也。庖羲氏沒，神農氏作，孔子雖以繫易而世次之詳無得而稽焉。故太史公闕之，非遺之也。貞未能心知其意，而曰續成先志，潤色舊史，過矣。征誅有天下，其始於黃帝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不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

享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後世稱征誅自湯武始，非也。故太史公自叙有曰：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

為三皇五帝之說者多矣。蘇氏古史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蓋祖孔安國三墳五典之說也。而後世多從之。然三皇五帝古人代舉其盛云爾，非曆數之次也。作史者亦紀其世次而已矣，亦奚取於三五之數乎？



堯舜爲天下得人故嬪而其嬪也亦惟求同姓之賢者而與之夫求同姓之賢者而與之則天下得以被賢者之澤而黃帝之統亦可以不墜此堯舜之道所以爲中庸也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於帝王表又曰從黃帝至桀二十世歐陽氏亦曰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然則堯舜固家天下者也

孔子稱禹吾無間然矣豈曰豐且儉適宜已乎禹受微危精一之訓於舜其食之菲衣之惡宮之卑人心

之危者安也其鬼神之孝黻冕之美蒲泗之盡力道心之微者著也禹得統於舜矣亦何間然哉

孔子稱舜曰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其於武王亦以尊富饗保稱之而惟曰不失顯名則孔子未嘗以武王爲聖人也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夫虎之意與祖伊所奔告一也而謂之譖者周史之所諱而後世因之者也嗚呼崇侯勸其君討叛而閔天以美女蠱其君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論者佞崇



而才閑豈非成敗之勢異乎。余嘗賦之曰：殷土衰  
以削，周邦日維新。祖伊警黎，戡微子隱。殷淪尚書  
紀明誥，蹇蹇二三臣。卓哉崇侯虎，蛇蛇攄性真。先  
幾察履霜，浩氣薄秋旻。何當咻者衆，公言詎能伸。  
姜里方就繫，冶容已充陳。弓鉞一以錫，首向仇方  
詢。崇墉既以克，亳社亦寒榛。今古計成敗，遂令馮  
問涇。首陽有義士，洛邑多頑民。崇謀適不用，豈曰  
殷無人。

齊蕭繇為廢其君而自立，魏人詰之，其臣崔慶遠曰：武  
主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此雖小人所

假以文君之過，而微子實未嘗不當立也。唐牛僧  
孺有曰：聖人視生民，似天下樞樞在焚溺，無不挈  
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通乎此  
說者，可以論武王矣。

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矣。武王伐紂，則扣馬而  
諫之。此豈一節之士果於忘世者乎？使過劉之餘，  
微子武庚為于大君，則傳說之業，伯夷當自任之。  
故伯夷聖之清，亦自其所遇者稱之也。

孟子謂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皆儉於百里。蓋曰  
諸侯地方百里，無所損益也。司馬遷曰：周封伯禽



康叔於魯衛地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諸侯地班固亦曰周公康叔建于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乃其說不同如此何耶武王列爵分土以封功臣厥有常制矣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太啓魯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蓋當時親親賢賢有非常制所能拘者遷固所云據成王之世言也魯欲伐齊取南陽則孟子能不以先王常制抑之也乎

周公作七月之詩而用夏正東萊呂氏以為三正通

於民俗周舉而迭用之非也周公七月之作述后稷公劉之事云爾而斥稷夏人也

司馬遷適魯觀仲尼廟堂低回留之不能去其好德之心乎然非知聖人者其所作孔子傳如墳羊專車骨楛矢之類皆詳言之而其盡倫立極過化存神之妙則弗之及焉蓋大傳學聖多能之遺習也且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謂聖矣然則孔子之聖豈惟六藝之折中哉

孟子傳不以續孔子弟子傳後而列於吳起淳于髡之間且與三騶子並稱此其是非之謬於聖人者



也

古史論性有善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荀卿謂之惡火能焚者夫人性之善孟子謂之良能言乎其本體也蘇子由以火之熟物譬之則言乎其用矣蓋火以炎上為體而其熟其焚皆其用也故以火喻性惟自其本體言之可也人無有不善火無有不上

太史公願為晏子執鞭其傷當世大臣無薦已者乎晏子為齊相薦其御為大夫傳中蓋詳言之執鞭之論誠有激於茲焉不然列傳七十自聖人至於

賢人君子衆矣乃獨致忻慕晏子何哉小司馬直以為好賢樂善非其志矣

趙氏下宮之禍後世悲之而盾亦有所自取焉晉襄公之卒也盾有廢立之志而桃園之弒復不討賊其免及身之誅亦幸矣屠岸賈治靈公之賊曰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則屠之攻趙亦自有辭後世徒嘉嬰杵之義而遂畧其所由而不察屠之辭亦未嘗不正也

太史公於越世家叙范蠡居陶事若有羨焉者矣夫男者耻已之不為家督而竟以重棄金敗乃事無



足道華生始以義脫人之死既又羞為兒子所賣而反其所為近於任氣者朱公不能教仲子使不殺人乃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知長男之必殺其弟而遣之也不諭以棄財之義皆非知道者而太史公以為有榮名垂後世何也

齊世家魯人殺子糾於笙瀆賈逵曰笙瀆魯地句瀆也司馬貞遂曰論語作溝瀆夫孔子取管仲之功而陋召忽之無聞以死也故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蓋假借之詞而貞乃附會其實又何謬也

學者多稱伍員事義其為人大史公以為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然伍氏世楚人也平王雖無道其君也臣無讎君之理且與其太子建之子勝俱入吳以啓自公之亂則又使其子讎父也此其所謂倒行而逆施者故反經而合道者鮮矣苟父兄不可生則去以存祀而絕之於楚可也

越王句踐誅大宰嚭之不忠於吳而漢高帝封項伯為射陽侯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如是

左傳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



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罇設諸焉而耕  
於鄙史記因之蓋實錄矣而公穀皆曰伍子胥父  
誅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廬闔廬曰大之甚勇  
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於楚子胥復曰諸侯不  
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  
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此其說不同何也夫復讎子  
胥之情也而光得之乃假事君猶父之義以逃其  
說知光之必弑王也為之進專諸以自質且以詭  
已之為吳皆其覆楚之謀也吁亦譎矣

古史為魯柳下惠曹子臧吳季札晉范文子鄭叔向

子產越范蠡大夫種楚葉公九人立傳各有所論  
述焉補史記叙曰列傳有管晏管晏乃齊之賢卿  
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  
史魚盛德不闕何為蓋闕然則九人之傳蓋小司  
馬之意而穎濱成之者也東萊呂氏乃又謂衛之  
石碣公子鱒宋之公子目夷晉之先軫趙衰趙盾  
趙武祈奚魯之季文子子家羈楚之令尹子文申  
叔時秦之孟明亦不可遺夫列國之臣太史公既  
已附之世家言矣穎濱亦擇其尤佳者例之耳不  
能徧及也即呂氏以石碣數子不可遺不尚有若



衛之遽伯玉公叔文子魯之臧哀伯成季奚斯晉  
之荀息介之推楚之伍舉宋王者乎則又不勝冗  
長矣

論六國者或以合從為六國之利或謂咎在賂秦皆  
以利害言之耳未有決諸義理者夫六國雖裂不  
尚有天王在乎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缺之言然  
天下猶謂之共王弗之敢傾也孔子小管仲之器  
而不沒其一匡之仁以其能尊周室也當其時苟  
有能舉方伯連帥之職而倡桓文尊王之義則天  
下之忠臣義士必將應之而東周有復興之理乃

蘇秦之徒不知大義徒欲以利害萃六國之渙其  
誰從之其誰從之或論是時周室微弱無異列國  
固有倡焉而莫之和者殊不知勢之在天下有盛  
衰而天理之在人心無彼此秦固天下之疆也必  
俟顯王致伯始與中國之會盟而終孝公之世不  
敢稱王周固弱也秦亦嘗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  
侯來朝而當時諸侯若齊威王者猶知來朝之義  
楚謀入寇赧王猶能使東周君諭止之則周之綱  
紀尚未盡亡而天下之人心猶有所繫也惜也六  
國之君所與謀者無非橫議之處士而無一人能



明此義後世之論亦惟計其利害而未嘗求諸義理故當時無成功而後人無定論云

孟嘗君相齊多食客及廢諸客皆去然則交情之見豈待翟公之書門哉物有必至事有固然馮驩已為孟嘗君道之矣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挾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孟嘗君所招致者如此則尚何以久要之誼責之耶

班固曰呂政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號令施於後王益得聖人之威夫謂

之曰聖人之威蓋曰威之至也自生民以來威未有過於始皇者矣

漢高帝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丈夫當如此也或以為高帝有富天下之心非也秦人定天下于一罷封建為皇帝一洗前王之制度而新之此英雄所望而艷慕焉者也漢有天下禮樂制度皆襲其故則其繇作時志已欲如此矣

沛公之入關其亦有術乎方沛公之屠武關也使人私於趙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陰與其婿閻樂謀弒二世而立公子嬰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



楚將沛公破秦軍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云夫沛公之謀如此亦異乎湯武之師矣史記於漢紀諱之曰趙高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而於秦紀詳載其實可謂不隱惡矣

劉項之興無甚相遠均非有湯武之心者直以所乘之機異耳沛公之西也亦嘗屠武關矣其入咸陽乃不妄殺戮還軍霸上者待諸侯兵至項羽又時為從長沛公固不得而專之也羽至戲下聞沛公閉關且欲攻之使沛公入咸陽即據武庫專生殺則羽以新豐四十萬來攻也霸上之卒其誰能當

之哉鳴門之會雖已講解而王斗之獻疑隙已成則羽咸陽之屠固其所也此其迹之仁暴固相懸絕而其所乘之機乃皆有不得已而然者所謂易地皆然者也所乘之機異而成敗之勢決焉幸與不幸而已矣

秦廢封建固無道繼秦者獨不可舉其廢乎陳涉之起也張耳陳餘請先立六國後以樹黨而漢王聞酈生撓楚之計亦即刻印立六國後則知當時封建本有可復之機而天下人心亦猶有封建之望使其時苟有存古之六儒為之輔相則必不襲秦



之故而建侯之利可至今存也。自前箸借而先王公天下之法，求無可復之期矣。徹侯之封，有爵無土，蓋子房啓之，儒者氣象，不如此也。

酈食其勸立六國後，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伐紂，封其後宋。今秦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其君臣百姓皆戴陛下之德，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楚必歛衽而朝。此其以湯武之德義而望漢王也。張敖所籌不可者八，則徒以利害陳之，不復以湯武之事責之矣。漢王豁達大度，與天下同其利，其於杞宋之封，散財

發粟，歸馬放牛之事，乃所優為，而其謂其君不能也。然則敗乃公之事者，良也，非食其也。

項羽之弑義帝，蓋使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云：漢王誠有討賊之志，則布等義所必誅，而顧使隨何招布用之，且封芮王長沙，何歟？充綰素之類，則誅羽誅布等立義帝之子，而退處漢中，可也。

高帝子弟同姓王者九國，而吳芮以異姓王長沙，則古封建意猶僅存焉。孝文時，芮五世孫靖王，以無嗣國除，而異姓封建始絕。孝景以後，諸侯以叛逆



不執削地。孝武時又有分王之令。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而同姓封建始絕。

漢之四皓。帝素不能致。則其人魯兩生之流也。帝不能致。而呂氏乃能致之乎。夫既自謂義不為漢臣矣。而猥從太子之侍宴。且曰。願為太子死。無是理也。張良於此。非特為子植黨而已。蓋指厲為真。以相欺也。君臣父子之間。而至挾詐相欺如此。豈非世道之大變哉。司馬溫公謂非事實。特太史公好奇。歎夸大四叟之事云。然則亦害義理甚矣。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隸大事記所載。皆封建征

征伐崩立。薨叛之類。而細事不與焉。予始有可疑二事。其一。高帝九年。記置酒未央宮。上壽太皇。乃備載所謂帝始以臣不如仲力。今臣功孰與仲多。語。其一。孝惠帝五年。記沛廟成。而及置歌兒一百二十人。此二事似鄙不足記。然徐究之。則知漢初之事。為創業垂統所關者。莫大於此。夫高帝以尊養德色。則制禮之本。亡。惠帝以俗工登歌。則作樂之實廢。漢人制作之陋。實基焉。太史記之。亦識其大者矣。

文帝三代以來之賢主。後世鮮有儷者。或以宋仁宗



擬之文帝賞爰盎之郤坐而在宗以張貴妃故出  
唐介非其倫也

是錯之死昔人論之詳矣據理揆勢錯皆無可生之  
理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譚錯父聞之從潁川  
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踈人  
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  
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是氏危遂飲藥死曰  
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錯素與吳相  
袁盎不善未嘗同堂語至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  
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人

有告盎盎恐遂以計誅之夫錯之必敗既已貽父  
之憂猶強辨自飾至使其父飲藥以死則其人品  
何如也而尚何計其謀國之是非哉七國以誅錯  
爲名已不可免而猶欲因以治盎以快私憾當是  
時非盎殺錯則錯殺盎不俱生也故由前言之則  
理有可誅之罪由後言之則勢亦不免於死班固  
蘇軾秦觀陳傅良尹起莘之論皆若憐之而司馬  
遷獨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蓋言理  
勢也

或謂是錯常言吳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



不削反遲禍大此其謀有不得已者不可謂不忠也曰當時所以處諸侯者尚有策賈誼有衆建之請主父偃有分王之計錯皆不知此而徒欲削之以速其反以信已之言此刻薄者之所為非盡忠為漢謀者也

秦漢之際道學不明士當其時如聾如瞶而不知其非雖以賈誼之志之才而所策涉於功利不及義理况其下者乎至武帝時始有董仲舒出倡明道誼功利之別而義理漸明於天下蓋武帝能表章六經故一時人物自是不同而西京經術東京節

義實由是開端也使武帝誠信董子之學而大用之則人文治體當更不同乃棄之江都而以趙綰王臧為文學進之則謬矣

孟子論仁義知禮樂之實蓋謂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董仲舒曰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即孟子之意也此豈秦漢諸儒所能道哉

汲黯曰陛下外施仁義而內多慾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董仲舒曰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



則三王何異哉武帝好名其為善必有不實者故  
二臣以是規之其旨雖同而黷之辭釐矣

儒林傳曰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  
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  
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向風矣又曰公孫弘悼道之鬱滯乃請為博士  
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  
學掌故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  
士矣夫其所延所置皆以文學名與成周賓興德  
行道藝之制異矣而作史者乃夸大之何也蓋漢

文景以來入仕之路多由貨筭至是始以文學補  
官故云云者史臣幸之之辭也

史稱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  
異之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義理之文大臣數屈  
焉夫當時所謂大臣術縮實嬰田蚡許昌諸人耳  
固不知所謂義理而其所簡拔之士如莊助朱買  
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舉終軍之徒亦  
未必能應以義理之文也文之義理者孰過於天  
人三策乎而不在簡拔之列何也

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巡狩於河



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  
此列侯以奉其先祭祀武帝可謂知興滅繼絕之  
道者矣於是封建既廢爵視徹侯與殷周封祀宋  
異悲夫

漢宗室傳載大臣請立三王疏與三王策文甚詳太  
史公曰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謙  
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夫西漢之文太史公擅其宗乃更右三王疏策如  
此今覽其篇瀾瀾乎尚古之書也故褚先生亦曰  
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學強記君子

者所不能究竟其意則其推尚又甚矣

蘇子瞻表忠觀碑其叙述文法絕似太史公三王世家  
策此王介甫所謂直與子長氏馳騁上下者也疊  
山謝氏乃謂介甫以表忠觀碑似楚漢諸侯王年  
表其亦誤乎

太史公叙六家之要旨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也以陰  
陽先儒蓋太史公世掌天官故爾其論道德家曰  
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  
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又曰其為術也因陰陽之  
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則其意實崇道德



家也。此班固所謂先黃老者歟。

史記叙事多與左傳國語歲月戾者蓋漢初簡策尚多殘闕或有得於口授者太史公蓋皆融化通貫時出而成章焉非若後世之秉筆者徒以書冊相校錄也雖其小疵不能盡無而其宏才博學千載之下猶可想見此豈淺見寡聞者所能識哉

武帝時平陽主寡居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乃詔大將軍青尚平陽主光武亦令湖陽公主於屏後觀宋弘漢人禮制踈畧如此其視唐人公主下嫁之禮不及遠甚然唐之公主往往通賓

客驕淫無忌以至除官薦舉而漢人則無此風其大綱正也

張湯杜周史記列酷吏傳而班固乃寘列傳劉安世謂固以湯故并恕周恐人議已以比子產立公孫洩非也夫湯子安世周子延年皆麟閣功臣也宣帝論定策功稱車騎將軍安世功比丞相陳平大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章張杜之子勲業旣埒則史臣傳例義無獨殊者矣安世傳贊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杜業傳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



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  
迹其福祿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  
裔豈其然乎其酷吏傳贊亦曰湯周子孫貴盛故  
別傳觀此則固未嘗因湯以宥周也

武帝時蓋有王楊孫云王孫命其子羸葬班史乃與  
朱雲梅福云厥等聯傳合贊謂之狂狷何哉孔子  
之取狂狷者以其能進取以至中道也王孫之言  
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  
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  
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焉用久耶耶

斯義也可以語聖人之中道乎哉迹其所自矯立  
其墨氏之流歟擬之雲福非其倫矣

武帝聚會諸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  
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  
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  
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夫自周禮  
太卜之職廢而諸家言吉凶者衆矣儀禮凡大事  
皆卜日亦安有所謂諸家乎

不學無術班固所以譏霍光者古今以為篤論矣然  
謂之術其漢人之言乎蓋人臣事君務引當道奚



事於術故權術之論漢人之謬識也使光而術則  
其事業未必能如是直銳俊偉也光之大節之可  
稱正以其無術焉耳豈足為光病哉然則無譏乎  
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盡之矣

霍光妻顯弒許后光始不與聞也及聞之猶不忍發  
舉比奏上又署術勿論既又立女為后以成顯之  
謀何耶趙穿之弒盾固不聞矣而竟蒙大惡者不  
討賊也光之蔭妻邪謀罪著於盾雖史氏書曰霍  
光弒其皇后許氏可也小不忍則亂大謀其光之  
謂乎

初公卿議立皇后皆心疑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  
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霍  
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  
君蓋許氏為帝微時所聘而帝又嘗依倚者也光  
不欲封廣漢則立許后非光意明矣光欲使其君  
舍糟糠之妻而立其女豈忠厚之事乎許后從官  
車服甚儉及霍后立輦駕侍從與許后大懸絕則  
光意益可見矣此班史所謂闇於大理者也

或謂元帝不以馮野王為御史大夫與文帝不相竇  
廣國同乎曰事同而實異矣微呂而不任竇文帝



之偉識也。石顯有怨於馮假後宮之義以沮之而元帝不察也。是故事一也。在文帝實為盛德。在元帝則為失人。明與不明而已矣。

人君之舉動後世所取則焉可不慎乎。成帝湛于酒色以傷其生。元帝實導之矣。元帝多材藝。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眇。故其山陽王康稱材藝能銅丸。搥鼓中。嚴鼓之節而成。帝為太子時。已幸酒樂。燕樂以好色聞。則其所由來者漸矣。匡衡於成帝即位之初。陳關雎之義。以為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亦誠有見於末流之必潰。

者。作南北郊。而請罷紫壇。偽飾女樂。鸞輅之屬。夫固以防之也。然不能夙清其源於元帝之世。而欲徒障其流。亦何及哉。

飛燕合德之寵。谷永啓之也。初永知王鳳柄用。陰欲自託。乃請命納宜子婦人。母避嘗字。蓋以鳳欲上小婦弟張美人。故阿附之也。帝竟納之。雖京兆尹王章有差。胡殺子盪。腸正世之論。莫之救止。大閑一踰。遂使趙家姊妹。以歌舞賤流。得御於天子。所謂腐木為柱。卑人為主。以至殞身戕嗣。永不得辭其責矣。



西漢之末有逸民二焉鄭子真居谷口嚴君平卜於  
蜀咸脩身自保非其食弗食王鳳以禮聘子真子  
真不訕而君平以賤業惠衆因著龜以導人忠孝  
班氏書蓋詳論述之然不爲立傳惟附見於王貢  
鮑龔傳序豈以巖穴之士不得與於廊廟之列耶  
何其畧之也然稱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不以君  
平列數術家則又知二子深矣

揚雄作太玄桓譚以爲絕倫二人皆衷平間名士也  
而譚才較劣旣皆事莽與時浮沉然雄死於莽朝  
爲君子所病而譚末事光武以直言顯此其人品

非相懸也直所遭之勢異爾使雄不死則東京議  
禮考文之責舍雄其誰樹休揚名豈譚所能班乎  
使其賦甘泉河東長楊時郎死則司馬相如無以  
過之或草玄死亦不失爲劉尚而乃死於莽大夫  
也惜乎

更始固常材旣立之爲君而秀爲其偏將軍則有君  
臣之分矣况又漢之宗室而有入關誅莽之功乎  
罷兵之命乃不就徵竟取天下何也昭烈取劉璋  
後世病之則秀於此殆有甚焉者矣

蕭王與劉盆子皆漢宗室以興復起兵者也盆子來



歸蕭王當裂地封之不死之待待異姓可也  
蕭王進攻邯鄲也王郎使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  
遺體王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竟追斬之  
噫光武於是乎失言矣詐子與誠可誅成帝何以  
不可得天下耶蓋當時特以勢力相雄長耳非真  
有宗室之念者也

更始帝長安矣劉盆子復稱帝以赤眉兵入長安蕭  
王即帝位於鄗南矣梁王永亦帝於睢陽前安定  
公嬰又帝於臨涇則漢之宗室自相逐鹿而蕭王  
較材高足捷耳其誅莽興漢之功竟當屬之更始

云

更始遣鮑永安集北方以馮衍爲立漢將軍與田邑  
扞衛并土光武即位田邑詣洛陽獻璧馬因遣使  
招永衍永衍忿邑背前約迺遺邑書曰晉文出奔  
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大丈夫  
動則思禮退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  
永衍知更始已歿迺發喪罷兵幅巾詣河内光武  
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贖罪而衍獨見黜云范  
曄曰反妒情易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  
失之於馮衍又曰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



難以理求蓋義之也知求術之義者可與論光武矣

光武之朝多賢臣卓茂之長者伏湛之經學宋弘之守義王丹之好施王良之恭儉郭賀之仁明宣秉之鄭約張湛之矜嚴范升之博洽桓譚之正直鮑永之志操鮑恢之抗直鄧暉之直諫郭伋之賢能杜詩之讜言孔奮之清潔張湛之仁惠樊宏之謙慎朱浮之切直張純之明習鄭興之好古桓榮之溫恭散見於列傳者彬彬也而功臣不與焉盛於高帝之世矣范曄中屠剛傳曰內外群官多帝自

選舉逸民傳曰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召賁相望於巖中矣然此皆高帝之所無也豈非以豁達者多疏闊而謹厚者能精詳耶曄之論雲臺也又曰高祖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云由是觀之則光武之多賢也亦於不任功臣得之

東漢有甄衆一開封人大中大夫興之子以通經知



名光武時不赴太子山陽王荆之名明帝時不拜  
北匈奴單于召爲軍司馬者一南陽樊人  
和帝時  
鈞香令定議誅竇憲爲大長秋封鄴鄉侯者  
明帝遣使之天竺而是月晦日食既詔群司極言無  
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帝覽章深自引咎曰群  
僚所言皆朕之過永覽前戒悚然兢懼是時也在  
官無不言矣而無一人詆佛者使其臣有一韓愈  
則帝豈不幡然悔悟棄絕之哉蓋當時圖識入人  
之深皇惑如狂聞所謂佛方將神之歎未曾有不  
知其非也

天竺國傳論曰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  
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累  
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  
敝崇善所以達賢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  
竒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尚未  
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  
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  
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蔚宗斯論其庶幾佛之  
微義乎晉宋之間佛學旣興達人文士咸知精進焉  
若知不經爲疑說而復援大道於同歸是惑也



第一冊  
賀善氏稱章帝仁厚其失獨廢太子殺梁竦二事耳然封馬廖等為列侯以啓外戚擅權之變非其失之大者乎明帝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而章帝乃自壞之也迹其所謂寬大仁厚與元帝又何異焉

班固漢書志藝文其叙諸子有可觀者九家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也以儒為首若以矯司馬氏之失者其論儒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似矣然又曰王道既微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取合諸侯合其要歸亦六經之

支流餘裔乃以儒與諸家並列而又別於六經何也蓋固之所列儒家者流也非所謂君子儒也其以藝文名猶曰文藝末也云爾

班史既列儒於九家復作儒林傳則固之學所以幾乎道也其序謂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故其備述孔子以來所傳受與夫博士弟子所習業為之傳則與九家所稱儒者異矣抑其曰儒林曰藝文亦自有別云

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



紙纈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按紙從糸氏聲蓋纈帛之名也倫之前已有之楮紙自倫始謂之蔡侯紙所以別纈紙也

楊震所謂四知蓋言幽隱之不可欺也猶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云爾致堂胡氏乃謂天地無二知又謂天地非有血氣之性畧其清白之大節而譏其燭理之未明非也不欺誠也理之大者也則震固明之矣

樊英習京氏易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范

曄書列之方術傳蓋方士也而順帝乃備禮玄纈徵之豈其時英有虛聲而帝誤聘之歟抑欲崇其技也英至京帝怒責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弗受也由其志雖簞瓢弗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夫其君臣之間



至以勢利相讓抗如此則庸鄙亦甚矣司馬通鑑  
稱英少有學行而沒其方技之實故朱子綱目因  
之書曰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噫若英者  
亦異乎徐穉姜肱之所謂處士矣

張楷傳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裴優亦能  
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優行  
霧作賊事覺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以事無驗見  
原順帝時與樊英同被徵云夫國家將亡必有惑  
世誣民之術興東漢之季號爲處士者皆溺於其  
術而不自知豈惟英楷哉雖楊厚卽顛張衡李郃

之賢亦不免焉遂至邀虛譽來徵聘此固衰世之  
常理亦光武圖讖之末流也黃巾之亂卒以亡漢  
君子可以睹其先幾矣

朱穆憤比周傷義著絕交論而蔡邕作正交以廣其  
志范曄曰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  
生敝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或然也夫  
穆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則其人可知  
矣覺忤中官以沒斯其孤介之徵乎而龜山楊氏  
以從梁冀之辟病之非知穆者也

漢吳祐爲膠東相畜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



父父怒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祐曰椽以親故受  
污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宋劉義宣伏誅并誅  
其黨坐超民等尚書何尚之言賊既遁去一夫可  
禽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惟免愆亦可要  
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夫孔  
子觀過知仁謂夫大德不踰小德出入而情之可  
矜志之足諒者也豈漫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故  
各於其黨云者亦先定其取舍之極而後可以觀  
其過也孫性甘污辱以事親坐超民不邀賞以黨  
叛此其過之有間亦明矣取其愛親之仁而畧其

賦民之過祐則似矣超民身負叛逆之誅而尚之  
乃嘉其無心不義之賞是猶獲株連之宿寇而賞  
之曰何其不背盟也可乎祐責馬融之義而尚之  
從劉劭之逆述其人倫可異日語也余惡夫小人之  
援經以遂過者而別之

揚秉桓帝時為大尉奏侯覽專權宜急屏斥且曰春  
秋傳曰除君側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  
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帝不得  
已免覽官夫東漢能舉三公之職者秉一人而已  
人有愆則不剛秉有三不惑故其能守道嫉邪如



此胡實諸人不逮多矣。史稱清白寡欲有以哉。  
桓帝幸章陵過雲夢臨河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  
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  
父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  
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  
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  
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  
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為子羞之何忍  
欲人觀乎溫大慙此范曄後漢書漢濱老父傳也  
寓言見志蓋史之變例云

延熹九年河水清襄楷言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  
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  
云河水清聖人生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  
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  
以為異也夫楷之意以河之濁常也其清變也故  
河之變不可以為祥其說正矣其曰陰欲為陽侯  
欲為帝者則有激於五侯用事而云非通論也蓋  
中原之土疏故河水之入中原也通則疾疾則其  
流濁塞則緩緩則其流清此水之通塞使然無預



於災祥之救者也。稽諸其類，無乃亦壅蔽爵道之徵乎？綱目書河清，二是歲與高齊壬午歲，皆亂世也。然則其謂之不祥也，非過矣。

東京學古之士，無過於蔡甚者矣。故其時人亦以曠世逸才稱之。為議郎時，以古文篆隸書石經，立太學門外，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其對宣陵孝子及迎氣辟雍之禮，皆當時大議，而宦官之奏言危氣壯，侃侃乎讜論也。此其志有足稱已。曹節程璜諸闕，使人以飛章言是私事，下獄論棄市，勢固宜然也。使是強不為伸救，減死則是與陳寔齊名矣。

况其文雅又過之乎？褚炤曰：才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而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余於此亦云。

漢末關東州郡共起兵，興復既而各自封殖，無復勤王。彼善於此者，其素紹乎？其始也，引刀責董卓義，而主盟於河內，其終也，移檄曹操過惡，而決勝於官渡。間關十三年，終為漢臣以死。同盟諸人皆不逮也。惜志三國者，晉人晉承魏統，而袁為魏所勝，故不為褒辭。然猶稱其寬雅有局度，而不以逆節加之，亦公是也。



曹操下令求才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滕薛大夫若必廉才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  
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  
之夫操之意蓋欲盡籠天下之才智而用之使貪  
使詐惟以濟其篡弒之私而不遑恤其他也豈惟  
失漢人與廉舉孝之意哉魏之人心風俗實壞於  
茲矣大防一潰末流莫止再傳之後至有環視逆  
黨與天子戰於闕下而莫之救者貽謀不臧而廉  
耻之道喪也

陳壽三國志論諸葛曰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

城父皆村已之長未能兼有亮之器能政理抑亦  
蕭管之亞匹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  
陵遲大業未及今以蜀志考之若龐統之高俊法  
正之智術許靖之篤厚糜竺之敦雅簡雍之跌宕  
伊籍之機捷秦宓之文藻董和之推誠劉巴之清  
儉馬良之貞實董允之公亮呂乂之謙靜廖立之  
才技李嚴之幹局楊儀之規畫楊洪之忠清費詩  
之抗直許慈之文學胡若之強識立光之博洽譙  
周之明達卻正之文辭費禕之謙素蔣琬之忠雅  
姜維之忠勤咸荊益之良產也方之城父韓信不



帝過之而其大業之不終蓋禪之間也亮之不永  
年也壽志意在尊魏而以少才陋蜀非公論矣且  
壽謂蜀無城父韓信矣而稱黃忠趙雲為勝灌之  
徒關張有國士之風曷又自相戾也

漢不亡於操丕之世而亡於奂景元之四年豈奂賢  
於禪哉蓋姜維之不能當司馬昭也司馬氏擅權  
於魏三世矣奂寄空名於上如漢之獻帝天下知  
有九錫之晉公而已豈復知有魏哉故漢亡於晉  
非亡於魏也

姜維降於鍾會之明年謀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

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  
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  
明會衆兵作亂格斬姜維此其事雖無成而其志  
則烈矣史官於此書曰漢故大將軍姜維謀興復  
漢室不克死之可也

昔之論姜維者三人郤正曰維好學不倦清素節約  
自一時之儀表孫盛曰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  
違君迫利不可謂忠與母相失不可謂孝害加舊  
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實魏國之逋臣  
亡國之亂相裴松之曰維本無叛心以急迫歸蜀



惟可責其背母三人取舍互異君子將安取衷哉  
夫亦觀其大節耳矣維少事曹魏及諸葛亮軍祁山  
乃自天水來降迹其舍偽歸正賢於荀彧急君忘  
家亞於王陵亮曰伯約涼州上士心存漢室而才  
兼於人則已諒其心矣忠孝大節孰大於是而可  
以叛魏責之乎晉承魏統諸所論述動皆外蜀故  
其所評如此褒貶雖殊而維之乃心漢室均未之  
或知也

司馬孚為魏大傅魏之禪晉也流涕戲歎曰臣死之  
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

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  
而史臣稱其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清微至範為晉  
宗英云夫孚自謂魏臣矣然卒為晉大宰封安平  
王富貴以終其身是猶得賊之盜而語人曰吾非  
其黨也可乎不伊不周夫固曰魏之不可輔也不  
夷不惠夫亦曰家門之變無所逃也然則吳泰伯  
非至德與

魏武帝察晉宣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  
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  
平曰司馬懿非人臣也或者謂操遂除懿可以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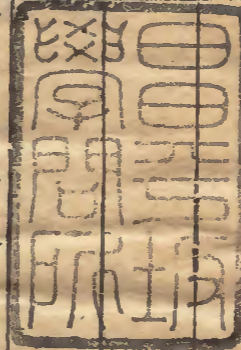
後世之禍，殊不知操之負漢已甚，而懿復負之天實為之，非人謀之所及也。古人螳雀之喻，理不虛矣。

晉陳壽作三國志，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不與之，竟不為立傳。」此後世所謂潤筆之資、護墓之金者也。昔人謂作史貴才學識，而尤重於心術，其有感於茲乎？

晉之再傳，紀綱大壞，海內板蕩，傳統十七，皆播越寄生，以至於亡。史臣以為武帝建立，非所委寄，失才

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其論正矣。然未探其本也。司馬氏以詐偽成功，基本已淺，而其廢若弑髦，殆有甚於曹氏之於漢焉。則晉祚之弗隆，理固宜然矣。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噫，謀之不臧，固其子孫之所耻也。





言史慎餘第一冊終

第一冊

三



